資治通鑑/卷1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

► 卷一百二十一

起閼逢困敦，盡強圉單閼，凡四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20卷

【宋紀二】起閼逢困敦，盡強圉單閼，凡四年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元年（甲子，公元四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魏改元始光。

丙寅，魏安定殤王彌卒。

營陽王居喪無禮，好與左右狎暱，遊戲無度。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：「伏聞陛下時在後園，頗習武備，鼓鞞在宮，聲聞於外。黷武掖庭之內，喧嘩省闥之間，非徒不足以威四夷，只生遠近之怪。陛下踐祚，委政宰臣，實用高宗諒暗之美；而更親狎小人，懼非社稷至計，經世之道也。」不聽。泰，寧之子也。

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，警悟愛文義，而性輕易，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、員外常侍顏延之、慧琳道人情好款密。嘗云：「得志之日，以靈運、延之為宰相，慧琳為西豫州都督。」靈運，玄之孫也，性褊傲，不遵法度，朝廷但以文義處之，不以為有實用。靈運自謂

才能宜參權要，常懷憤邑。延之，含之曾孫也，嗜酒放縱。徐羡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，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，義真曰：「靈運空疏，延之險薄，魏文帝所謂『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』者也；但性情所得，未能忘言於悟賞耳。」於是羡之等以為運、延之構扇異同，非毀執政，出靈運為永嘉太守，延之為始安太守。

義真至歷陽，多所求索，執政每裁量不盡與。義真深怨之，數有不平之言，又表求還都。咨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，不聽。時羡之等已密謀廢帝，而次立者應在義眞；乃因義眞與帝有隙，先奏列其罪惡，廢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：「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，長受陛下睦受之恩，故在心必言，所懷必亮，容犯臣子之道，致招驕瓷之愆。至於天恣夙成，實有卓然之美，宜在容養，靈善掩瑕，訓盡議方，進退以漸。今猥加剝辱，幽徙遠郡，上傷陛下常棣之篤，下令遠近恇然失圖。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，根條未繁，宜廣樹籓戚，敦睦以道。人誰無過，貴能自新；以武皇之愛子，陛下之懿弟，豈可以其一眚，長致淪棄哉！」書奏，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，尋殺之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魏主東巡大寧。

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毘等帥步騎一萬，南伐白苟、車孚、崔提、旁為四國，皆降之。

徐羡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，威服殿省，且有兵眾，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；五月，皆至建康，廢立之謀告之。

甲申，謝晦以領軍府屋敗，悉令家人出外，聚將士於府內；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、潘盛為內應。夜，邀檀道濟同宿，晦悚動不得眠，道濟就寢便熟，晦以此服之。

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，親自沽賣，以與左右引船為樂，夕，游天淵池，即龍舟而寢。乙酉詰旦，道濟引兵居前，羡之等繼其後，入自雲龍門；安泰等先誡宿衛，莫有御者。帝未興，軍士進殺二侍者，傷帝指，扶出東閣，收璽綬，群臣拜辭，衛送故太子宮。

侍中程道惠勸羡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。羡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，又多符瑞，乃稱皇太后令，數帝過惡，廢為營陽王，以宜都王辰承大統，赦死罪以下。又稱皇大後令，奉還璽綬；並廢皇后為營陽王妃，遷營陽王於吳。使檀道濟入守朝堂。王至吳，止金昌亭；六月，癸丑，羡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。王多力，突走出昌門，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。

裴子野論曰：古者人君養子，能言而師授之辭，能行而傅相之禮。宋之教誨，雅異於斯，居中則任僕妾，處外則近趨走。太子、皇子，有帥，有侍，是二職者，皆台皁也。制其行止，授其法則，導達臧否，罔弗由之；言不及於禮義，識不達於今古，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，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。雖有師傅，多以耆艾大夫為之；雖有友及文學，多以膏粱年少為之；具位而已，亦弗與游。幼王臨州，長史行事；宣傳教命，又有典簽；往往專恣，竊弄威權，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。嗣君沖幼，世繼奸回，雖惡物丑類，天然自出，然習則生常，其流遠矣。降及太宗，舉天下而棄之，亦暱比之為也。嗚呼！有國有家，其鑒之矣！

傅亮帥行台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。」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，遇疾不堪前；亮與之別。廓曰：「營陽在吳，宜厚加供奉；一旦不幸，卿諸人有弒主之名，欲立於世，將可得邪！」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，乃馳信止之，不及。羨之大怒曰：「與人共計議，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？」羨之等以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。

羨之以荊州地重，恐宜都王至，或別用人，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、湘等七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，欲令居外為援，精兵舊將，悉以配之。

秋，七月，行台至江陵，立行門於城南，題曰「大司馬門」。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，進璽紱，儀物甚盛，宜都王時年十八，下教曰：「猥以不德，廖降大命，顧己兢悸，何以克堪！輒當暫歸朝廷，展哀陵寢，並與賢彥申寫所懷。望體其心，勿為辭費。府州佐史並稱臣，請題榜諸門，一依宮省；王皆不許。教州、府、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，原逋責。

諸將佐聞營陽、廬陵王死，皆以為疑，勸王不可東下。司馬王華曰：「先帝有大功於天下，四海所服；雖嗣主不綱，人望未改。徐羨之中才寒士，傅亮布衣諸生，非有晉宣帝、王大將軍之心明矣；受寄崇重，未容遽敢背德。畏廬陵嚴斷，將來必不自容；以殿下寬睿慈仁，遠近所知，且越次奉迎，冀以見德；悠悠之論，殆必不然。又，羨之等五人，同功並位，孰肯相讓！就懷不軌，勢必不行。廢主若存，慮其將來受禍，致此殺害；蓋由貪生過深，寧敢一朝頓懷逆志！不過欲握權自固，以少主仰待耳。殿下但當長驅六轡，以副天人之心。」王曰：「卿復欲為宋昌邪！」長史王曇首、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。王乃曰：』諸公受遺，不容背義。且勞臣舊將，內外充滿，今兵力又足以制物，夫何所疑！」乃命王華總後任，留鎮荊州。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，彥之曰：「了彼不反，便應朝服順流；若使有虞，此師既不足恃，更開嫌隙之端，非所以副

遠邇之望也。」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，乃遣彥之權鎮襄陽。

甲戌，王發江陵，引見傅亮，號泣，哀動左右。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，悲哭嗚咽，侍側都莫能仰視。亮流汗沾背，不能對；乃布腹心於到彥之、王華等，深自結納。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，台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。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，不解帶者累旬。魏主還宮。

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乾等步騎三萬，出貂渠谷，攻河西白草嶺、臨松郡，皆破之，徙民二萬餘口而還。

八月，丙申，宜都王至建康，群臣迎拜於新亭。徐羨之問傅亮曰：「王可方誰？」亮曰：「晉文、景以上人。」羨之曰：「必能明我赤心。」亮曰：「不然。」

丁酉，王謁初寧陵，還，止中堂。百官奉璽綬，王辭讓數四，乃受之，即皇帝位於中堂。備法駕入宮，御太極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賜位二等。

戊戌，謁太廟。詔復廬陵王先封，迎其柩及孫修華、謝妃還建康。

庚子，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。晦將行，與蔡廓別，屏人問曰：「吾其免乎？」廓曰：「卿受先帝顧命，任以社稷，廢昏立明，義無不可。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，挾震主之威，據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為難。」晦始懼不得去，既發，顧望石頭城，喜曰：「今得脫矣！」

癸卯，徐羨之進位司徒，王弘進位司空，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，謝晦進號衛將軍，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。

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。詔曰：「政刑多所未悉；可如先者，二公推訊。」

帝以王曇首、王華為侍中，曇首領右衛將軍。華領驍騎將軍，朱容子為右軍將軍。

甲辰，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。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，義宣為竟陵王，義季為衡陽王；仍以義宣為左將軍，鎮石頭。

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，帝不許；征彥之為中領軍，委以戎政。彥之自襄陽南下，謝晦已至鎮，慮彥之不過己。彥之至楊口，步往江陵，深布誠款，晦亦厚自結納；彥之留馬及利劍、名刀以與晦，晦由此大安。

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，將六萬騎入雲中，殺掠吏民，攻拔盛樂宮。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，三日二夜至雲中。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，騎逼馬首，相次如堵。將士大懼，魏主顏色自若，眾情乃安。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，魏人射殺之；紇升蓋懼，遁去。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：「大檀自恃其眾，必將復來，請俟收田畢，大發兵為二道，東西並進以討之。」魏主然之。

九月，丙子，立妃袁氏為皇后；耽之曾孫也。

冬，十月，吐谷渾威王阿柴卒。阿柴有子二十人，疾病，召諸子弟謂之曰：「先公車騎，以大業之故，捨其子拾虔而授孤；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！我死，汝曹當奉慕瑰為主。」緯代者，阿柴之長子；慕瑰者，阿柴之母弟、叔父烏紇提之子也。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，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，慕利延折之；又取十九箭使折之，慕利延不能折。阿柴乃諭之曰：「汝曹知之乎？孤則易折，眾則難摧。汝曹當戮力一心，然後可以保國寧家。」言終而卒。

慕瑰亦有才略，撫納秦、涼失業之民及氐、羌雜種至五六百落，部眾轉盛。

十二月，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、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，魏主自將屯柞山。柔然北遁，諸軍追之，大獲而還。翰，肥之子也。

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為營陽太妃。

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、九德諸郡。

宕昌王梁彌匆遣子彌黃入見於魏。宕昌，羌之別種也。羌地東接中國，西通西域，長數千里，各有酋帥，部落分地，不相統攝；而宕昌最強，有民二萬餘落，諸種畏之。

夏主將廢太子瑰而立少子酒泉公倫。瑰聞之，將兵七萬北伐倫。倫將騎三萬拒之，戰於高平，倫敗死。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瑰，殺之，並其眾八萬五千，歸於統萬。夏主

大悅，立昌為太子。夏主好自矜大，名其四門：東曰招魏，南曰朝宋，西曰服涼，北曰平朔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二年（乙丑，公元四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徐羨之、傅亮上表歸政，表三上，帝乃許之。丙寅，始親萬機。羨之仍遜位還第，徐佩之、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，敦勸甚苦，乃復奉詔視事。

辛未，帝祀南郊，大赦。

己卯，魏主還平城。

二月，燕有女子化為男。燕主以問群臣，沿書左丞傅權對曰：「西漢之末，雌雞化為雄，猶有王莽之禍。況今女化為男，臣將為君之兆也。」

三月，丙寅，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。密後之殂也，世祖尚幼，太宗以竇氏慈良，有操行，使保養之。竇氏撫視有恩，訓導有禮，世神德之，故加以尊號，奉養不異所在。

丁巳，魏以長孫嵩為太尉，長孫翰為司徒，奚斤為司空。

夏，四月，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，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，擒之，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。

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，始復通好。

六月，武都惠文王楊盛卒。初，盛聞晉亡，不改義熙年號，謂世子玄曰：「吾老矣，當終為晉臣，汝善事宋帝。」及盛卒，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、征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、武都王，遣使來告喪，始用元喜年號。

秋，七月，秦王熾磐鎮南將軍吉毘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，大破之。

八月，夏武烈帝殂，葬嘉平陵，廟號世祖；太子昌即皇帝位。大赦，改元承光。

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，不受司空；表讓彌年，乃許之。乙酉，以弘為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冬，十月，丘擔以其眾降秦，秦以擔為歸善將軍；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為平羌校尉以鎮之。

癸卯，魏主大舉伐柔然，五道並進。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，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、黑二漠之間，魏主從中道，東平公娥清出栗園，奚斤等從西道，出爾寒山。諸軍至漠南，捨輜重，輕騎，繼十五日糧，度漠擊之。柔然部落大驚，絕跡北走。

十一月，以武都世子玄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

初，會稽孔寧子為帝鎮西咨議參軍，及即位，以寧子為步兵校尉；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，疾徐羨之、傅亮專權，日夜構之於帝。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、新野侯義賓，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。帝欲誅羨之、亮，並發兵討晦，聲言當伐魏，取河南，又言拜京陵，治行裝艦。亮與晦書曰：「薄伐河朔，事猶未已，朝野之慮，憂懼者多。」又言：「朝士多諫北征，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咨訪。」時朝廷處分異常，其謀頗洩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三年（丙寅，公元四二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謝晦弟黃門侍郎曒馳使告晦，晦猶謂不然，以傅亮書示咨議參軍何承天曰；「計幼宗一二日必至。傅公慮我好事，故先遣此書。」承天曰：「外間所聞，鹹謂西討已定，幼宗豈有上理！」晦尚謂虛妄，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，言伐虜宜須明年。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，言「朝廷將有大處分，其事已審」，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。晦問承天曰：「若果爾，卿令我雲何？」對曰：「蒙將軍殊顧，常思報德。事變至矣，何敢隱情！然明日戒嚴，動用軍法，區區所懷，懼不得盡。」晦懼曰：「卿豈欲我自裁邪？」承天曰：「尚未至此。以王者之重，舉天下以攻一州，大小既殊，逆順又異。境外求全，上計也。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，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；若敗，即趨義陽以出北境，其次也。」晦良久曰：「荊州用武之地，兵糧易給，聊且決戰，走復何晚！」乃使承天造立表檄，又與衛軍咨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，邵飲藥而死。

晦立幡戒嚴，謂司馬庾登之曰：「今當自下，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，備御劉粹。」登之

曰：「下官親老在都，又素無部眾，情計二三，不敢受此旨。」晦仍問諸將佐：「戰士三千足守城否？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：「非徒守城而已，若有外寇，可以立功。」登之因曰：「超必能力，下官請解司馬、南郡以授之。」晦即於坐命超為司馬，領南義陽太守；轉登之為長史，南郡如故。登之，蘊之孫也。

帝以王弘、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，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，事將發，密使報弘，且召道濟，欲使討晦。王華等皆以為不可，帝曰：「道濟止於脅從，本非創謀。殺害之事，又所不關。吾撫而使之，必將無慮。」乙丑，道濟至建康。

丙寅，下詔暴羨之、亮、晦殺營陽、廬陵王之罪，命有司誅之，且曰：「晦據有上流，或不即罪，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。可遣中領軍在彥之即日電發，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，符衛軍府州，以時收翦，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。罪止元兇，餘無所問。」

是日，詔召羨之、亮。羨之行至西明門外，謝曬正直，遣報亮云：「殿內有異處分。」亮辭以嫂病暫還，遣信報羨之，羨之還西州，乘內人問訊車出郭，步走至新林，入陶灶中自經死。亮乘車出郭門，乘馬奔兄迪墓，屯騎校尉郭泓收之。至廣莫門，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，並謂曰：「以公江陵之誠，當使諸子無恙。」亮讀詔書訖，曰：「亮受先帝布衣之眷，遂蒙顧托。黜昏立明，社稷之計也。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！」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；誅羨之二子，而宥其兄子佩之。誅晦子世休，收系謝曬。

帝將討謝晦，問策於檀道濟，對曰：「臣昔與晦同從北征，入關十策，晦有其九，才略明練，殆為少敵。然未嘗孤軍決勝，戎事恐非其長。臣悉晦智，晦悉臣勇。今奉王命以討之，可未陳而擒也。」丁卯，征王弘為侍中、司徒、錄尚書事、揚州刺史，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、湘等八州諸軍事、荊州刺史。

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、傅及曬等已誅。晦先舉羨之、亮哀，次發子弟凶問，既而自出射堂勒兵。晦從高祖征討，指麾處分，莫不曲盡其宜，數日間，四遠投集，得精兵三萬人。乃奉表稱羨之、亮等忠貞，橫被冤酷。且言：「臣等若志欲執權，不專為國，初廢營陽，陛下在遠，武皇之子尚有童幼，擁以號令，誰敢非之！豈得溯流三千里，虛館七旬，仰望鸞旗者哉！故廬陵王，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，自貽非命。不有所廢，將何以興！耿弇不以賊遺君、父，臣亦何負於宋室邪！此皆王弘、王曇首、王華險躁猜忌，讒構成禍。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。」

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，請用師於夏。

初，袁皇后生皇子劭，後自詳視，使馳白帝曰：「此兒形貌異常，必破國亡家，不可舉。」即欲殺之。帝狼狽至後殿戶外，手撥幔禁之，乃止。以尚在諒暗，故秘之。閏月，丙戌，始言劭生。

帝下詔戒嚴，大赦，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。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，將萬人總留任，帥眾二萬發江陵，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塚，旌旗蔽日，歎曰：「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！」

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，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，曰：「邵意趣未可知，不宜遽擊之。」晦以書招邵，邵不從。

二月，戊午，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，建安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。敬弘，廙之曾孫也。

庚申，上發建康。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，入居中書下省；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；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台內，總攝六宮。

謝晦自江陵東下，何承天留府不從。晦至江口，到彥之已至彭城洲。庾登之據巴陵，畏懦不敢進；會霖雨連日，參軍劉和之曰：「彼此共有雨耳；檀征北尋至，東軍方強，唯宜速戰。」登之恇怯，使小將陳祐作大囊，貯茅懸於帆檣，雲可以焚艦，用火宜須晴，以緩戰期。晦然之，停軍十五日。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，破之。又攻洲口柵，陷之。諸將鹹欲退還夏口，到彥之不可。乃保隱圻。晦又上表自訟，且自矜其捷，曰：「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，懸三監於降闕，臣便勒眾旋旗，還保所任。」

初，晦與徐羨之、傅亮為自全之計，以為晦據上流，而檀道濟鎮廣陵，各有強兵，足以制朝廷；羨之、亮居中秉權，可得持久。及聞道濟帥眾來上，惶懼無計。

道濟既至，與到彥之軍合，牽艦緣岸。晦始見艦數不多，輕之，不即出戰。至晚，因風帆上，前後連咽；西人離沮，無復鬥心，戊辰，台軍至，忌置洲尾，列艦過江，晦軍一時皆潰。晦夜出，投巴陵，得小船還江陵。

先是，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，至沙橋；周超帥萬餘人逆戰，大破之，

士眾傷死者過半。俄而晦敗問至。初，晦以粹善，以粹子曠之為參軍；帝疑之，王弘曰：「粹無私，必無憂也。」及受命南討，一無所顧，帝以此嘉之。晦亦不殺曠之，遣還粹所。

丙子，帝自蕪湖東還。

晦至江陵，無它處分，唯愧謝周超而已。其夜，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。晦從散略盡，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。遜肥壯，不能乘馬，晦每待之，行不得速。己卯，至安陸延頭，為戍主光順之所執，檻送建康。

到彥之至馬頭，何承天自歸。彥之因監荊州府事，以周超為參軍；劉粹以沙橋之敗告，乃執之。於是誅晦、曒、遜及其兄弟之子，並同黨孔延秀、周超等。晦女彭城王妃被發徒跣，與晦訣曰：「大丈夫當橫屍戰場，奈何狼藉都市！」庾登之以無任，免官禁錮；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。晦之走也，左右皆棄之。唯延陵蓋追隨不捨，帝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。

晦之起兵，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為授。慧龍帥眾一萬拔思陵戍，進圍項城。聞晦敗，乃退。

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；晦敗，茂度軍始至白帝。議者疑茂度有貳心，帝以茂度弟邵有誠節，赦不問，使還。

三月，辛己，帝還建康，征謝靈運為秘書監，顏延之為中書侍郎，賞遇甚厚。

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，因與議朝廷大事，遂參權要，賓客輻湊，門車常有數十兩，四方贈賂相系，方筵七八，座上恆滿。琳著高屐，披貂裘，置通呈、書佐。會稽孔覬嘗詣之，遇賓客填咽，暄涼而已。覬慨然曰：「遂有黑衣宰相，可謂冠屨失所矣！」

夏，五月，乙未，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江州刺史，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。遣散騎常待袁湮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，觀察吏政，訪求民隱；又使郡縣各言損益。丙午，上臨延賢堂聽訟，自是每歲三訊。

左僕射王敬弘，性恬淡，有重名；關署文案，初不省讀。嘗預聽訟，上問以疑獄，敬弘

不對。上變色，問左右：「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？」敬弘曰：「臣乃得訊牒讀之，正自不解。」上甚不悅，雖加禮敬，不復以時務及之。

六月，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，待中如故。華以王弘輔政，王曇首為上所親任，與己相埒，自謂力用不盡，每歎息曰：「宰相頓有數人，天下何由得治！」是時，宰相無常官，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、委以機密者，皆宰相也，故華有是言。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；然尚書令、僕，中書監、令，侍中，侍郎，給事中，皆當時要官也。

華與劉湛、王曇首、殷景仁俱為侍中，風力局干，冠冕一時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，甚悅。既罷出，上目遂良久，歎曰：「此四賢，一時之秀，同管喉脣，恐後世難繼也！」

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，當時號曰五臣。弘微，琰之從孫也。精神端審，時然後言，婢僕之前不妄語笑，由是尊卑大小，敬之若神。從叔混特重之，常曰：「微子異不傷物，同不害正，吾無間然。」

上欲封王曇首、王華等，拊御床曰：「此坐非卿兄弟，無復今日。」因出封詔以示之。曇首固辭曰：「近日之事，賴陛下英明，罪人斯得。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！」上乃止。

魏主詔問公卿：「今當用兵，赫連、蠕蠕，二國何先？」長孫嵩、長孫翰、奚斤皆曰：「赫連土著，未能為患。不如先伐蠕蠕，若追而及之，可以大獲；不及則獵於陰山，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。」太常崔浩曰：「蠕蠕鳥集獸逃，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，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。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，政刑殘虐，人神所棄，宜先伐之。」尚書劉絜、武京候安原請先伐燕。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，因畋於陰山，東至和兜山。秋，八月，還平城。

詔殿中將軍吉恆聘於魏。燕太子永卒，立次子翼為太子。

秦王熾磐伐河西，至廉川，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，不克，又攻番禾。河西王蒙遜發兵御之，用遣使說夏主，使乘虛襲枹罕。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，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。熾磐聞之，引歸。九月，徙其境內老弱、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，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。韋伐攻拔南安，獲秦秦州刺史翟爽、南安太守李亮。

吐谷渾握逵等帥部眾二萬餘落叛秦，奔昂川，附於吐谷渾王慕瑰。

大旱，蝗。

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：「婦人有三從之義，無自專之道。謝晦婦女猶在尚方，唯陛下留意。」有詔原之。

魏主聞夏世祖殂，諸子相圖，國人不安，欲伐之。長孫嵩等皆曰：「彼若城守，以逸待勞，大檀聞之，乘虛入寇，此危道也。」

崔浩曰：「往年以來，熒惑再守羽林、鉤己而行，其占秦亡。今年五星並出東方，利於西伐。天人相應，不可失也。」嵩固爭之，帝大怒，責嵩在官貪污，命武士頓辱之。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，宋兵將軍周幾是由萬人襲陝城，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。謹，辨之子也。

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，訪於崔浩，浩曰：「順誠有籌略，然臣與之婚姻，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，不可專委。」帝乃止。浩與順由是有隙。

冬，十月，丁巳，魏主發平城。

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崾崄山，曇達兵敗。十一月，呼盧古、韋伐進攻枹罕。秦王熾磐遷保定連。呼盧古入南城，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卻之。呼盧古、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湟河，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。又攻西平，執安西將軍庫洛干，坑戰士五千餘人，掠民二萬餘戶而去。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。梁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寵咨據武興。氐王楊產遣其弟難當將兵拒咨，咨擊走之。

魏主行至君子津，會天暴寒，冰合，戊寅，師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。壬午，冬至，夏主方燕群臣，魏師奄至，上下驚擾。魏主軍於黑水，去城三十餘里。夏主出戰而敗，退走入城。門未及閉，內三郎豆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，焚其西門；宮門閉，代田逾宮垣而出。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。魏軍夜宿城北，癸未，分兵四掠，殺獲數萬，得牛馬十餘萬。魏主謂諸將曰：「統萬未可得也，它年當與卿等取之。」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。

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，不戰而走。魏師乘勝長驅，遂入三輔。會幾卒於軍中，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，遣使詣統萬告急。使者至統萬，魏軍已圍其城；還，告乙斗曰：「統萬已敗矣。」乙斗懼，棄城西奔長安，斤遂克蒲板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，乙斗至，與助興棄長安，西奔安定。十二月，斤入長安，秦、雍氐羌皆詣斤降。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，皆遣使附魏。

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聚黨百餘人，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，事覺，壬戌，收斬之。

營陽太妃張氏卒。

秦征南將軍吉毘鎮南涇，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毘，毘走還枹罕，澹南奔億池。

魏初得中原，民多逃隱。天興中，詔采諸漏戶，令輸繒帛；於是自佔為紬繭羅縠戶者甚眾，不隸郡縣，賦役不均。是歲，始詔一切罷之，以屬郡縣。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四年（丁卯，公元四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帝祀南郊。

乙酉，魏主還平城。統萬徙民在道多死，能至平城者什才六七。

己亥，魏主如幽州。夏主遣平原公定帥眾二萬向長安。魏主聞之，伐木陰山，大造攻具，再謀伐夏。

山羌叛秦。二月，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，征南將軍吉毘招慰洮陽諸羌。羌人執曇達送夏；吉毘為羌所擊，奔還，士馬死傷者什八九。

魏主還平城。

乙卯，帝如丹徒，己巳，謁京陵。初，高祖既貴，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。帝至故宮見之，有慚色。近侍或進曰：「大舜躬耕歷山，伯禹親事水土。陛下不睹遺物，安知先帝之至德，稼穡之艱難乎！」

三月，丙子，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。禮，斤之孫也。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。

丁丑，魏廣平王連卒。

丁亥，帝還建康。

戊子，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。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為涼州刺史，鎮樂都；平西將軍麴景為沙州刺史，鎮四平；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為梁州刺史，鎮赤水。

夏，四月，丁未，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。

庚戌，以廷尉王徽之為交州刺史，征前刺史杜弘文。弘文有疾，自輿就路；或勸之待病癒，弘文曰：「吾杖節三世，常欲投軀帝庭，況被征乎！」遂行，卒於廣州。弘文，慧度之子也。

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。魏主欲乘虛伐統萬，簡兵練士，部分諸將，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，常山五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，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，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。素，遵之子也。五月，魏主發平城，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。辛巳，濟君子津。

壬午，中護軍王華卒。

魏主至拔鄰山，築城，捨輜重，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。群臣鹹諫曰：「統萬城堅，非朝夕可拔。今輕車討之，進不可克，退無所資，不若與步兵、攻具一時俱往。」帝曰：「用兵之術，攻城最下。必不得已，然後用之。今以步兵、攻具皆進，彼必懼而堅守。若攻不時拔，食盡兵疲，外無所掠，進退無地。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，彼見步兵未至，意必寬弛；吾羸形以誘之，彼或出戰，則成擒矣。所以然者，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，又隔大河，所謂『置之死地而後生』者也。故以之攻城則不足，決戰則有餘矣。」遂行。

六月癸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
魏主至統萬，分軍伏於深谷，以少眾至城下。夏將狄子玉降魏。言：「夏主聞有魏師，遣使召平原公定，定曰：『統萬堅峻，未易攻拔。待我擒奚斤，然後徐往。內外擊之，

蔑不濟矣。』故夏主堅守以待之。」魏主患之。乃退軍以示弱，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。

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，言魏軍糧盡，士卒食菜，輜重在後，步兵未至，宜急擊之。夏主從之。甲辰，將步騎三萬出城。長孫翰等皆言：「夏兵步陳難陷，宜避其鋒。」魏主曰：「吾遠來求賊，惟恐不出。今既出矣。乃避而不擊，彼奮我弱，非計也。遂收眾偽遁，引而疲之。夏兵為兩翼，鼓噪追之，行五六里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，揚沙晦冥。宦者趙倪，頗曉方術，言於魏主曰：「今風雨從賊上來，我向之，彼背之，天不助人；且將士飢渴，願陛下攝騎避之，更待後日。」崔浩叱之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吾千里制勝，一日之中，豈得變易！賊貪進不止，後軍已絕，宜隱軍分出，奄擊不意。風道在人，豈有常也！」魏主曰：「善！」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。魏主馬蹶而墜，幾為夏兵所獲；拓跋齊以身捍蔽，決死力戰，夏兵乃退。魏主騰馬得上，刺夏尚書斛黎文，殺之，又殺騎兵十餘人，身中流矢，奮擊不輟，夏眾大潰。齊，翳槐子玄孫也。

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，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，死者萬餘人。夏主不及入城，遂奔上邽。魏主微服逐奔者，入其城；拓跋齊固諫，不聽。夏人覺之，諸門悉閉；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，得婦人裙，系之槊上，魏主乘之而上，僅乃得免。會日暮，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，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，不及而還。

乙巳，魏主入城，獲夏王、公、卿、將、校及諸母、后妃、姊妹、宮人以萬數，馬三十餘萬匹，牛羊數千萬頭，府庫珍寶、車旗、器物不可勝計，頒賜將士有差。

初，夏世祖性豪侈，築統萬城，高十仞，基厚三十步，上廣十步，宮牆高五仞，其堅可以厲刀斧。台榭壯大，皆雕鏤圖畫，被以綺繡，窮極文采。魏主顧謂左右曰：「蕞爾國而用民如此，欲不亡，得乎！」

得夏太史令張淵、徐辯，復以為太史令。得故晉將毛修之、秦將軍庫洛干，歸庫洛干於秦，以毛修之善烹調，用為太官令。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，譽夏主太過，怒曰：「此豎無道，何敢如是！誰所為邪？當速推之！」崔浩曰：「文士褒貶，多過其實，蓋非得已，不足罪也。」乃止。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。

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。魏主命宗正娥清、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。定聞統萬已破，遂奔上邽；斤追至雍，不及而還。清、堆攻夏貳城，拔之。

魏主詔斤等班師。斤上疏言：「赫連昌亡保上邽，鳩合餘燼，未有蟠據之資；今因其危，滅之為易。請益鎧馬，平昌而還。」魏主不許。斤固請，乃許之，給斤兵萬人，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，並留娥清、丘堆使共擊夏。

辛酉，魏主自統萬東還，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、假節，與執金吾桓貸、莫雲留鎮統萬。雲，題之弟也。

秦王熾磐還枹罕。

秋，七月，己卯，魏主至柞嶺。柔然寇雲中，聞魏已克統萬，乃遁去。

秦王熾磐謂群臣曰：「孤知赫連氏必無成，昌險歸魏，今果如孤言。」八月，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於魏。

壬子，魏主還至平城，以所獲頒賜留台百官有差。

魏主為人，壯健鷙勇，臨城對陣，親犯矢石，左右死傷相繼，神色自若；由是將士畏服，鹹盡死力。性儉率，服御飲膳，取給而已。群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：「《易》云：『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』又蕭何云：『天子以四海為家，不壯不麗，無以重威。』」帝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在德不在險。』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。豈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須民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為。蕭何之對，非雅言也。」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，不可輕費。至於賞賜，皆死事勳績之家，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。命將出師，指授節度，違之者多致負敗。明於知人，或拔干於卒伍之中，唯其才用所長，不論本末。聽察精敏，下無遁情，賞不遺賤，罰不避貴，雖所甚愛之人，終無寬假。常曰：「法者，朕與天下共之，何敢輕也。」然性殘忍，果於殺戮，往往已殺而復悔之。

九月，丁酉，安定民舉城降魏。

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炎。城中糧盡，民執輔政以降。輔政至駱谷，逃還。冬，十月，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、梁州刺史，鎮南漒。

十一月，魏主遣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，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荊、梁等四州諸軍事、梁州

刺史、南秦王。及境，玄不出迎；軌責讓之，欲奉策以還，玄懼而郊迎。魏主善之，以軌為尚書。軌，表之子也。

十二月，秦梁州刺史吳漢為群羌所攻，帥戶二千還於枹罕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